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九

詩集

吳景猷詩集序 而侗

今海內物力多詘獨文力校盛窮闔下邑人上工為詩  
然而外強者中恒乾聲炫者寔類斯塗鴉佹署以為鳳  
畫虎自匿其匠龍騫裸無俾于巨近本奪卒歸于瑣惡  
者矣其或涓城止限于一曲則全体之艱金刀未槩夫

鬻則難歲之艱雨既歇而緝姓未耀則啟晦之艱天方春而甲萌弗埽則振秀之艱百季萬里反脣離合疇能為何李故教也中原白雪崩重雄桀誰其為王李璩諸也程季說餅右軍嘔麩亦既著明矣而必文之以起搜飴飴薄持牢九則用脩之為累子秦時明月漢家長安亦既雅馴矣而或襍之以聯拳足竭細者淺把則德涵之為病乎吟箋率承晚季則雲停之波靡乎壯氣間沿咤叱則棲居之俗漸乎加以人懷心競物情膺借傳武弗憊于班柴椽即力訟乎充竅耐窮忽遽才致受困翔風下

而綠珠工後彥媿交讓之蔭脫光斬而礪鷄雉雋異厄剝割之數嗟乎此道誠難言哉余季友閩漳吳景猷先生者墮地靈異等身涉誦不罷允屬乎君子喻兮即推乎國士弱冠對策簪握州璪入佐司寇歷涉藩臬間而里居廬處歲月屢易觸情抒性撫運感物階除移半覽之影燭花垂一寸之施夏歌廣鬱陶之致楚謠極正則之變凡百先正嚆矢枚馬爰有隻婦擬議團扇劉司空之傷亂郭弘農之遊仙許徵君之自叙陶彭澤之田居盧照隣之折柳陳子昂之感遇岑嘉州之瀟水高適夫之

安西孟襄陽之清鏡王右丞之輞水陳拾遺之秋興劉  
隨州之醜笛王甫氏之江草靡不條流隳括興象速肖  
南車首路歧道下泣高宴排當簿主退舍襟情倏乎雲  
漾藻思洒其泉薄朔風華于麈閣濟隱淪于環堵梵  
靖扶其幽間夷裔殫乎單外洵可謂詞驪七曜語陣三  
者矣先生靜瘖孝子惻閔忠臣耿介廣士淹洽秀才恍  
慨將畧差分計智徒以短造未臻乎晁境齋志密親乎  
漆盃賈生未返乎前席仲舒竟虛其廷獻所謂交讓刺  
割之喻不獨詞華吁可悲矣蒙而持論眷言先生由前

云々總之去瑣而攬巨祿中而詣寔鴉龍遠于高里  
虎鳳還其所知回艱妙于風削八士守其寸對斯不亦盛  
明之罕覩吾党之大冷哉先生有<sub>子</sub>亮恭嗣成進士代倡  
建鼓以蒙同人忝廁屬以前茅蒙也腹痛未申何心結  
綴嚶鳴在臆猥抱咄福即贊數言用質震旦暨壇云尔

馮光祿詩集叙

于慎行

蓋嘉隆間齊列大夫脩騷雅之業者于歷下有李滄  
溟先生北海有馮少洲先生李先生所為歌詩力追古始  
以調高一代而馮先生所論綱羅數百千載以富雄一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代海內歛翰之士無不望李先生之鵠以為駟虞驪首  
而亦無不蒐獵于先馮生之苑以為陸海藍田于是齊以  
二先生重于天下然馮先生所自著歌詩獨藏未出世  
莫得睹也以為先生吐納萬有放之毫端必且鉤深  
索隱亢節高張以凌厲當世而予從太史用韞受其一二  
頽又淵然閒靚粹然莊瑩浮聲切響按之無卻而有所  
不欲尽于音豈葩儻藻紉之愈出而有所不欲竭于辭  
不乃與李先生異邪蓋嘗以為古之脩辭者積閱而用  
嘗其神常應于有餘後之脩辭者入少而出多其力

常操于不足有餘者得諸心故不厭為醇雅和平之調  
而自不能已于高華不足者怵于目故愈務為瓌奇亢  
厲之音而終不能脫于纖靡此不可不辨也且夫才有  
所出而趣有所極李先生致在不能不為而馮先生致  
在能之而不為皆所謂應于有餘也譬之于水之發  
源長而積也厚時而為洞庭彭蠡汪洋淵濶一碧萬頃  
不見其波而弗謂平時而至于巴東之峽呂梁之津砰  
礧洶湧頓洞天而弗謂險何也其所以為之者皆有  
餘而已矣乃且有技于此激行潦之水出諸旋渦指竇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四  
之間極其力之所操使之懸騰疊躍以駟陵瀆之觀豈  
不亦洞心駭目而大智以為鑿文無有矣此無它不足  
之効也以此衡之二先生之指趣亦必有不謀而合者  
顧世無能深識之耳馮先生者其兄有三先生繼其先  
中憲公之業並以博學工文為齊魯諸儒冠冕而太史  
緡公仲之武益光大其家學以雄于著作之府故馮氏  
之于藝文若裘氏治氏世治其官而天下以其闕閱方  
漢前將軍奉世父子則甚類矣然考大鴻臚野王于  
兄弟中名獨著尚書品第列卿推其行能第一而時亦不

究其用以先生揆之又何賾然符也信于才而詘于用  
自古然矣彼天道于名寔之際其酌損何如哉先生文  
賦稍多尚未及梓先刻詩若干卷

李叔茂南中集序

黃輝

南中詩叔茂按滇時作也往吾遊嵩山南秦京從數為  
予稱叔茂詩予曰吾向者見之京師溫清簡雅天資庶  
予道恨交未深未之能悉也誦京所有數詩琅口韻秀  
其人因遺書相聞自以得識叔茂晚今年七月有書從  
汝南來惠贈我八絕句格渾神王音節壯浪益研于舊

觀把玩吟諷松風竹雨脩々從東來使人忘在伏暑者  
叔茂新詩也南中詩及雞足山雲津洞二遊記又如騎  
箕御風偕下朱天金馬碧雞昆明洱海之英靈靚麗  
充悅各貢所有而恐不得領欣然疾讀意如有得口莫  
能遽狀但覺灑然存廣鮫間行耳大都南中集如虛塘媧  
旭芳象迥風比日益進如雲英灑宜鷓鴣雖獨上吾以窺  
叔茂才經緯世故無所不宜邂逅厄會早託林泉其懷  
抱冲遠不驚寵辱一切物象之來牢騷靡入焉而唯出  
秀澹漠之與謀天將曰益昌叔茂詩而後乃大授之以

政乎觀叔茂詩者必謂從大復公來吾以為不然叔茂  
詩叔茂之天也今夫三百篇鳳凰之律呂也而律呂之  
天何所不在故靈霄清唳不假丹山晨林晚曉不沿九  
皋苟時與性若尺萬物之吹管吾耳也夫非其聲之足  
聽々其天也仲默能詩能々于仲默之外乎何也詩之天  
于仲默乎安私吾故曰叔茂詩則叔茂之天也是說  
也秦京習聞之京屹々以少陵為天者也吾欲其返而  
京。從皇閣筆書來亦無詩俱豈其念離于人而未  
能遷合其天歟吾故答叔茂詩且為之序而並之聞京

平險詩序

黃輝

萬曆甲辰夏鄂都觀音灘平是名險也孰平諸直指  
 黔南李公也事具予所為碑公以詩勒諸石諸灘上已人德  
 公平多矣不能徧頌以灘亡何成帙何和歌之象欣  
 詎足當陽春白雪之唱乎蓋其情自有不能忘者欣  
 詩未有無因而作者苟出于情空何聲調高下之足論乎  
 予數道峽中棹歌聲常在予耳大都與灘歸與灘  
 急歌或不暇百呼同惧灘去浪平緩楫放流罔謠悠  
 與水演漾矣夫孰迫之然喜惧變于前而人聲隨之鳴

乎往復之道性情之化風雅正寔之故亦略可觀乎此  
 矣當其在平不知平之為樂也由險之平易惧為喜然  
 後知平之為樂也蜀故號樂土比年凋劫日甚水旱權  
 采固亡論乃木之痛夷之崇尽江漢沱潛而灘之微我  
 李公孰與擘諸安流而緩之楫也茲快也因罔謠悠  
 與水演漾之音歟古之詩雖出于文質為一婦人孺子  
 而賢士大夫有所不能易逮其哀也野人徒抱其質而  
 君子空有其文故詩日以離雖然其情在其道固未嘗  
 亡也峽中古歌唯猿啼白勃牛朝暮傳之到今其語質



明文海 卷二十八 七  
而自文其聲皆悽怛哀厲而歡歌無聞焉豈是數者獨  
感人而易傳乎抑未有易懼為喜如公之為平民不能  
編頌而頌之以雖如今日者乎夫以婦人孺子之所踴  
躍欲言而出于諸士大夫之口其于文質之道蓋庶幾  
或有合矣昔寇萊公厄于此灘黃魔神見形掖之公險  
而濟神明可護略如萊公乎適此灘也固無恙豈萊公  
不念乎此如公之為乎將其力固有所不至者然至今  
誦野水孤舟句使人如見寇已東頓忘乎此之為險公  
以平蜀之餘平及蜀灘蜀之人何幸再借乎仲而雅什

琅玕視孤舟野水句為此使咏歌已人得與陽春白雪  
之唱共尋江山以俟采詩之君子傳誦無窮即平都之  
遇且百已東而况于全蜀乎哉

盧子明詩序

車大任

我明自國初迄今重熙累洽海宇晏然荐紳及韋布之  
士搗革挾藻代有其人噫嘻盛矣在永樂時有高廷  
氏集唐詩品彙一書從中拔其尤題曰正聲大有功于  
詩教云及闕廷礼所自為詩如片影懸珠斗微光下玉  
鈎旌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諸如此類神韻

明史海  
卷之六  
超然蓋其時風氣醇厚直取唐音而追配之矣乃子明  
去廷禮頗遠志竊慕焉亦取國朝詩刪繁撮要按其尤  
彙為六十卷約四千二百有奇亦名正聲而其所自為  
詩不與也有愛子明者因取子明先後作合而梓之謁  
予言弁諸首予則以詩不易言三百篇尚矣降而楚騷  
而漢魏而六朝而三唐其体愈新其變愈極無亦世代  
使之然欣要之神韻則千古一轍不然者櫛字鉅句刻  
鵠效顰謂之詩也可乎今觀子明詩辭藻氣骨種々過  
人而又寓悲愴于和平蘊神奇于潭朴大都神韻居多

則亦奚讓廷禮氏矣詩如廷禮而後能遠唐詩如子  
明而後能遠明詩上下二百年間兩君不多見也頃余  
在金陵與子明談執朝夕知其坦衷直度蕩無城府又  
從倪生江生聞其先君廣文公暨兄子孝俱有詩名子  
明少承家學矢志博雅自築室于狼山之巔俯瞰大海  
忻然有得閉戶幽探者二十年意興所到輒于詩為發  
之已而幡然縱情江湖之上先裹糧爰白下眺秦淮之  
故墟追六朝之遺事復從姑蘇就虎山禪林居為抵錢  
塘放棹西湖悠然樂也返轡姑孰訪謝眺之青山登采

石弟李謫仙之墓又欲登衡山涉彭蠡通海岱為五嶽  
之遊其用心已勤取益亦廣矣且居常屏謝羣塵寄情  
寥廓不妄與人交即素所知識存紳不通一刺蓋與物  
寡營而專心大雅此其人真不與世之談詩者同日語  
矣以故其詩益竒進若狼山之東走數百里而烟霞變  
幻可觀也若大海之善下而萬派朝宗莫測其涯涘也  
予是以信志士立言良不易云假令子明無潛修遠覽  
之助則神韻不生神韻不生則雅道不昌詩固不易言  
也雖然亦幸遇太平之時而歌咏之且噫嘻盛哉此今

時風雅之所趨軼往代或是為序

汪明生詩序 邢侗

夫軒以載也蓋以盛也削以斷也帛以蔽也皆物也而  
法存焉軒欲頽曲蓋欲脣厚削欲徹而無惡帛欲罷縻  
暴宿之相得皆緣法也無法則無物也由是以談文府  
稱詩是謂善物也而法或侈之抑或弇之巨人著態于  
蓬胞小兒呈姿于胸婢皂隸潛質于乘韋王公降形于  
執戟易形變位詩以哀已明生故歛產北遊中原而立  
之齡戴身四壁藜牀布祇不聞聲聞非石室玉板之藏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不涉非翫戲數焉之識不辨非生金填起之句不博非  
鏤燒破析之餘不闕而又穿煙于史檣獵紙于蔡倫搜  
筆于蒙氏討研于仲由推狂之市靈照隱名若十餘年  
而書始出其書大抵皆稱詩今規其詩不眠形不以造  
不定位不以發條流染括可借而言譬之純玉則似于  
于冠冕譬之英霸則肅于壇坫譬之刑章則斤于  
科令譬之軍政則鑿于訓厲而明生犹不自意也曰  
元范布衣簡賤奚知詩能不苟于為詩而已夫軒之順  
典不苟于為軒也蓋之屑厚不苟于為蓋也削之敞而

無惡不苟于為削也帛之器辱暴宿之相得不苟于為  
帛也明生其諸軒蓋削帛之為工于志有之舌敞耳  
聾耳不見成功明生之詩怵慮剗心功乃以成闕中南史  
子興雅負敬禮之識副在和疑之拔殺青甫已歿絕奔  
騰家見賞于鄧音人尽赴于淶水斯足傳已明生行詣  
渭川便姍磨鏡拜尊况乎無及攀棺合其廋而明生  
或張大子毅函南史則亦闕戶之續爾

穀城山堂詩序

和侗

吾師宗伯學士先生以日講事今皇帝最久受眷知最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二  
蓋其予告家食穀城則以先生屢疏控懇移疾休沐云  
乃今居諸荏苒十餘年往矣先生時年正六十也甚澤  
志甚愉而召還之旨迫在旦暮先生一若弗聞者也此  
以一編馳示小子炯曰此余平生所為韻語也子其為  
我按之紀之倘受而恭讀焉凡踰旬稍一涉其涯埃乃  
僭論曰有是哉先生之植盛明也盛明之獲有先生也  
洵非偶然也夫有唐制作之業獨歸之詩要之擅絕而  
難繼則又獨歸開元天寶之際而名盛唐神龍以上詎  
乏宗工而以沿習近代之餘流波未泯靡麗勝則嘆其

亦雅痕露態則失其穩茂是之為初唐彼盛之軼于初  
而初之不及盛則時代人情之境會為之也譬之釀酒  
耐以重醱醞以法極漸漬深而蘊恆洽灵和溢而天籟  
鳴盛之為盛可知已我明荷天陰運氣化涵融故其于  
詩儲精有獨厚表盛有間才愚得抒臆而談焉李何崑  
然並挺力振孤學枕之產神景而跨開元懇疆竭愛以  
為盛唐而化鳩之眼厥有微訛江東歷下據時全盛流  
羨開元之座即人士不無岐舌先生起于歷下之壯盛  
而成于江東之末季論其年代若合開元天寶大曆之

世而先生者猗歎休哉昌明之際于斯為甚矣先生降  
 神名嶽夙負幼清蚤奉喪享虔切廟雁序青箱付授之日雅言乎詩  
 而又加以熙朝之所導湛逮官翰苑殊厲家學以前地  
 望不以資詆達而以窮秘檢不以廣游道而以過深之  
 秉性灵所會遂百同曾憲戶焜藩意置刀筆而後其書  
 成書凡百卷不尽述今畧辨晰其詩清靜壓入則孝子  
 之處心乎統柔温厚則君子之厝躬乎欽慶登秀特則太  
 華之孤標乎汪洋吐翕則重溟之巨觀乎華粲敷與則  
 霽瑞之卷舒乎條流總統則節籥之集成乎從盛明而

出先生之業就盛唐而測先生洞窈謂先生律絕歌行  
 等取以擬盛唐則先生與盛唐無兩負若以樂府古詩  
 而濟先生于盛唐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此其故難言  
 矣降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姿何宜遜骨  
 不寧惟是假令江東以欲野敵山之勢而過先生不能  
 不左辟中原之固壘復起歷下而抵掌于黃石之次歷  
 下能無爽然于銜勒而推先生國步乎夫抗聲文苑則  
 夔龍弗愈于馮班正色台司則李杜或慙于伊傅何也  
 則以全力之難而齒角翼之鮮燕備也先生貴為王佐尊

則帝輔託詠屬詞卓為名世不亦天授也故先生係著  
人心甚切有頌天子亟下黃麻而相之屬所司親勸駕  
為則馬班李杜一日而都伊傳夔龍之席所為稱報張  
大盛明者曷極而盛明與先生適不徒以聲詩故斯又  
無前之緒矣門下士伺老于一空間無崇濬尚能免揆  
中和樂賦宣布詩以為先生藉手丹陛下也

楊冷然詩叙 鄭以偉

宋玉之言風曰枳句來巢空穴來風人其詩之空穴乎  
故人不得已而有詩也似非人之本然亦惟詩為人所

不得已則人乃詩之本然也空穴具而風來矣人具而  
詩來矣當其來也孰禦之哉國風羊出委巷次草之所  
矣非曰求工其來者皆其不得已者耳余與楊冷然為  
二十年異姓兄弟各為獸散者數年忽送薛魯叔于楚  
宮見面如仇曇花矣而張君一所叙冷然詩已盛行于  
天下冷然于詩若回威儀二六時中不廢其工者如君  
一所云朝嵐夕霏鳥聲雲影出入胸次見于嘯歌然  
皆其自來者也冷然今山陽有元道州風用才曹郎透侍  
三藩即請楚亡何罷去起為四門先生而好吟不輟若

唐入所謂陰有程督者夫楚無風而有詩七之萌芽自  
 楚發之非其初無風也不見採于太史耳冷然從江右  
 徙夜郎夫江右半楚地詩在宋以雙井為教主而列陳  
 潘謝洪之徒為法嗣好事者至作宗派圖夜郎古荒服  
 自青蓮乘風後豈無里巷次草如風人詩惜未有採之  
 者耳其為詩空穴者固在也近世孫臯伯淮海起而振  
 之淮海如臯產也而寓清平衛其論詩則謂不知學道  
 不可為以詩數十年復有冷然冷然亦自廬陵徙貴州  
 衛自是夜郎亦如楚無風而有騷謂自淮海冷然發之

可也冷然仕官即落拓氣類相許非雲霓椒檄金棺  
 弋之離也遂世休明非有孔靜幽墨寬結舒軫之鞠也  
 遇與三閭異而糝玉石于一概悲方正之無媒或亦與  
 三閭同讀其避暑錄如蟬蛻人間石林草間二十畝覺  
 哀我生之無樂幽獨處乎山中之為迺扶乃其觸時振  
 世又不勝慷慨蓋趣味冷故作無情點心腸熱故作有  
 情癡屈子多情憤而遠遊情淡而刺神味酸其悲淫其有闕之壯而出于露其冲旨淵明恬得騷之幽而  
 無其憤殆以學道為音韻者也使異日鳴國家之盛如  
 淮海其誰謂默不楚若耶巖滄浪以禪喻詩古宿有問



明文海 卷二百六十八 十一  
眼來屬形還復形來屬眼余謂水鏡接而道自然古善  
詩皆有物于外以主之人性寂然枰圍白注吹萬接則  
往來于冷然者亦風穴之交而已冷然深于禪其以余  
為具金剛眼睛不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八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六十

詩集

二盧先生詩集序 徐學謨

蓋余觀於吳中二盧先生之詩而知採詩之係于觀風  
者大也夫詩何以謂之風也詩非風也而當其所感觸  
出之以天倪猶大塊之有噫氣也蓬蓬乎動于物而不  
自知而亦無所不至東西南北善行而數变故謂之風

也仲尼刪詩三百篇始風于二南尚矣其他列國之詩各因其謠俗之變而互為之聲若鄭之靡唐之晉幽之忠厚陳以巫覡著秦以駟鐵雄又何嘗以一律概之也乃聖人所以各存其故而不廢者何哉取其出之于天倪而無事于假借不務詭飾矜勝以快忠意炫耳目為也如必相假借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如今人之所為則列國之謠俗混為一風已則不能以自辨而採詩者將奚據而觀之乎余是以知古今人之詩未嘗不同而所以為詩者則異也夫大江南北其謠俗之不同

相為用豈不稱較然哉其發之為聲詩大都北主迅爽而南人則誚其麤南主婉麗而非人則短其弱而要之不詭于率然應感之情即仲尼而在均有取焉南北人亦何相笑之有吳人<sup>亦</sup>也故知吳人之詩自國初高陽諸公以婉麗倡之稍祖唐調二百年來作者輩出即其人才力殊稟然皆以吳人作吳語務極其所偏至各自能名家雖間以弱詘要不至浣其質而漓之也蓋余猶及見其人焉逮嘉隆之際而北風日競矣一旦坐奪南人之氣而少年爭附離之決臆掉吻馳逐叫號於是和

平雅淡之調希而傲睨浮薄之音熾率詞揆方不知是  
遵何風也哉乃若剪綴綺語鑄落篇草情景無窮而轉  
換有限始驚艷冶終于數見不鮮耳此所謂欲逃乎吳  
而彌遠於唐者也故余嘗持論謂詩莫盛于今日而亦  
莫衰于今日適盧中翰仲諤示余以先世遺稿一編蓋  
伊祖伯仲師陳師召二先生所著余為卒業焉見其詩  
雅以質勝能會情切景而出之于天倪絕無今時詭飾  
矜勝之習庶幾哉余所謂及見其人焉者蓋二先生皆  
任于肅皇帝在位之初年當是時海內承累朝熙洽之

後人俗近樸而搢紳士大夫率重本實而薄假借其為  
言皆自言其所能言即不能言必不肯剽襲他人之言  
以為言矧二盧先生又皆能言之士宜其詩表裏洞然  
如是藉令今少年讀之直野人語耳嗟乎是誠野人語  
也則孔子所謂從先進者舍二先生何適哉余故樂序  
其詩歸之中翰君刻而傳為俾觀風者可以論吳之世  
也

陽明先生重遊九華詩卷後序 萬廷言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廷言誦陽明先生重遊九華諸詩而論其世其毅皇南  
巡金陵召見之時乎是時先生既擒濠逆克豎攘功陰  
構陽擠入在左腹召至采石而咫尺不奉至尊禍且莫  
測蓋亦危矣彼怵于死生禍福之交者垂首喪氣心  
俛不能自存而世稱敏畧之士又投机乘便僥倖於  
須臾固皆不足道其豪傑君子善處患難不忘其忠亦  
不過悚息待罪達旦不寐繞牀歎息而已固未有捐得  
失之分齊死生之故洞然忘懷咏歎夷猶於山川草木  
之間樂而不忘其憂油然不失其恭如先生者也嗚

呼此九華之詩所為作而誦之者之當論其世也欵蓋  
其良知之体虛明瑩澈朗如太虛洞視寰宇死生利害  
禍福之變真陰陽晝夜惓舒消長相代乎吾前遇之而  
安觸之而應適昭吾良知變見圓通之用曾不足動其  
纖芥也其或感觸微存凝滯念慮差有未融則太虛無  
際陰翳間生盪以清風照以日月息以平旦煦以太和  
忽不覺轉為輕雲化為瑞靄鬱堦之漸消泰宇之澄霽  
人反樂其為慶為祥而不知變化消鎔之妙實在實在  
咏歌夷猶之間脫然以釋融然以解上下與天地同流

矣故觀此詩而論其世然後知先生之自樂乃所以深致其力伊川所謂學者學處患難其旨信為有在益知先生千古人豪後世所當尚論而取法者也苟徒詞而已騷人墨士工為語言者耳何足知先生哉嗚呼先生所處死生利害之大猶若此况富貴貧賤失得毀譽之小吾人可自隕獲乎隆慶丁卯予在汀州幕僚周君子顯持是卷示余因有感先生之學而論其世敬識其末云子顯先大夫交于先生子顯少亦有志三復先生之詩而思其家學子顯雖未遇當亦有咏歌夷猶以自適而貧賤窮達非所感、然則庶乎尚論先生之實而不徒誦先生之詩也已

許孟中壬申所寄和詩後序 萬廷言

初嘉靖壬戌予以應試來京與孟誠李君識許君孟中於衆人之中因定交于兵部主事南離錢君即舍未數日三人同舉進士李君早得家學予不肖從念菴羅先生聞主靜之說兩人常相議論君為一菴唐先生門人謂予兩人言甚當日喜聞予兩人言李君英爽超特予固滯自守人見謂高簡君中剛外和溫然可愛故予兩

人尤喜就君以自潤蓋自初識及君授官南部昔中間十餘月無日不相聚予兩人為西曹郎每出署馬首所指兩家僕隸不問而知為訪君、有出僕隸亦不問而知其之于兩人也三人之交如此頃之君赴留都視權真州李君告病歸南山各不相見者兩年後予奉使過真州與君泛長江登金山徘徊枕江樓者數日各有得而別又明年予為禮部君改吏部再聚京師吏部故事鎖門避嫌而予與君日講學如在西曹時人遂以為忌丁卯隆慶改元春予出為雲南督學尋請去君亦以病

乞歸自是君卧苦水之上予竟以罪斥屏居桑林不相見者又四年矣庚午冬君兵備雷廉過桑林昔李君已先起復亦官廣中予念與君再聚京師李君以病及憂居家今二君方良晤未已而予則已矣故予為詩寄李君有想君論到同心處回首應憐少一人之句蓋深有所感不徒在離合窮通之際云又明年壬申秋君移官入閩自虔遣詩來問予時有祖母之喪又次兒建明病天悲痛相仍不暇讀無何君竟以前吏部講學之故謫官淮揚今年春予卧病桑林靜追往事取前詩讀之見

次予之作云可憐萬里同心者猶是當年鼎足人三復不能去手甚矣予三人者之不能相忘也自初識君至今十有二年中間踪跡不一何嘗一日不在念耶離合之懷則有之又何嘗一念在窮達之間耶予三人心之遠矣世方提貴賤之柄伸縮而榮辱之亦左矣雖然此心未易言也因記往年與君夜坐枕江樓時石瘦水落驚湍若雷喧然在耳少焉聲響頓歇四際幽寂如洗囂垢而遊物初與君異之開窓俯視潮漲石沒水平若鏡月在海際光隨潮滿獨聞曉鳥于是與君浩然四顧振

衣千仞之巔思反身而誠踐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實事遂各為詩而別嗟夫今又十年矣撫今追昔心骸宛如鷗之精洋溢江漢能終無蔽矣乎讀所寄詩超邁精澈往見此意于言表則二君今所商切可知矣願予深歷艱難固滯猶昨三復益增愧歎因叙而書之納于二君一藏于家見予三人所同心者有在又志予之愧而冀二君之終不忘也萬曆改元五月午日

泛舟詩序

萬廷言

余世家東溪之上溪北為太湖縱五里橫里之半縈抱

溪上如玦兩岸多老樹最異者大松千餘株屏舒壁竦  
森秀深鬱夏秋月出當兩岸空處天空水清松林納影  
其中幽光邃碧下上一色棹舟遡波涼風徐來如大圓  
智鏡不知身在何世溪南為小港上抵三江口注東西  
兩大河委流下通會城約二百里其可遊者自溪之側  
左灣楓樹潭始委蛇瑩澈明沙淺渚小舟與白鳥浮沉  
自此抵石岡十五里港水北流而岡逆折南向孤拔數  
十仞群松冠巔月夜望之鸞停虎峙有禪師菴在焉登  
高撫檻良疇萬頃星在平野朱羅閣皂西山萬壽之勝

隱：皆在几席萬曆乙亥仲夏望後之夕湖水初平明  
月如畫家君命予小子棹舟舉觴邀族父太常君吳子  
維興攜二三子玩月湖上明日夜太常移艘由潭抵石  
岡而吳子閣卿質卿偕來振衣登高飲酒樂甚海白星  
殘乃醉而別又明日各為詩以賦其事閣卿謂予曰自  
有湖山未有此樂是詩不可以無傳子其一言於簡端  
予曰此秦風蒹葭之詩之所為作也蓋其所謂伊人者  
名姓本不可考必高視遠舉抗精神于物表而翛然塵  
垢之外者當時秦之風俗外則悍鷙於馳驅獵之雄



內則頌首于寺人媚子之令急夸詐而尚首功已不待  
商鞅之教為然其昔高人逸士苦溷濁之難居思奮羽  
翮以自灑濯于清波浩渺之上而四顧無儔則騁盼兼  
葭之遠託興溯洄之從庶幾一遇焉而未必實有伊人  
之可即也然自今誦其詩感其志蒹葭泝渚真若有伊  
人在焉將褰裳以從之而忘其為寓言矣詩可以興不  
亦信然歟矧學道君子凝神明遺耳目挹平旦之氣以  
滌其邪淫穢積之私冥太虛之精以暴濯于江漢秋陽  
之潔躬清明而游物初廉頑立懦起弊維風雖一咏歌

夷猶之頃將山川為之凝秀而日月注其光華百世之  
下際霄窮壤昭々乎在人視聽之常久而彌著也奚必  
極目于蒹葭之縹緲乎其感人又可知也今固未能也  
然幸當明時無簪組之累姓名混于鹿豕得自放于溪  
山泉石之幽漱道德之芳潤餐蒹葭之零露心境相融  
奚啻寓言則是詩信不可以無傳也吾子識之予嘗謂  
史有不可信而論貴當情謝太傅在東山若無意于天下  
及輔晉視桓溫符堅如搏小兒于掌股之中卒成大業  
此其畜量以含世乘物以御情有非人所易測者而史

以折屐譏之繆矣子瞻自謫齊安清高自居傲睨一世固未免知者之過然渡海以後所造日遠庶幾所謂齊得喪一生死者高風大節獨不當比于秦之所謂伊人者耶而世儒誚之太刻不亦過乎詩中有及二君子者因并書以傳俟學道君子鑒焉

秋泛使君湖詩序 宋儀望

余自春按河東踰夏涉秋乃巡行支郡過臨晉聞有稱五姓湖者湖上有寺多深林古木余乃迂途往觀之因喟然太息曰嗟乎晉地土厚水深掘地數十尺乃得泉

泉多鹹滷意殊苦之惟是湖周回數十里滌洄行溢不異吳之橫塘越之鑑湖乃徒以土人捕魚為利湖以故遂謂名五姓吁亦可異也昔子厚謫桂陽以愚名溪自謂溪且見辱然賴其文卒流聞至今獨怪其作晉問未嘗一述茲湖俾與愚溪並聞於時豈地之顯晦固有數耶余既坐湖上遂操舟泛游移時倘佯賦詩扣舷而歌之蓋宛然江南佳境也已感李白郎官之游遂更其名曰使君湖焉嗟乎茲地自虞夏以來皆為畿內近壤當時君臣兢相戒惟以平水土教稼穡為務至於宴好游

佚盖邈乎朱之聞也夏后氏既哀太康始游于畋盤戲無度于時羣臣咸怨五子之歌讀之使人悽惋流涕未幾遂有后羿之事乃知自古君臣慄々危懼若墜深淵而不敢以一日自逸其躬良有以哉良有以哉自虞夏至于今且數千年以予所見茲土習俗咸盡力于商賈稼穡絕無所謂亭館臺榭之觀殆有先王之遺風焉然至于嗜利務積貪鄙無厭則又非虞夏舊俗矣余不暇遠引即如湖水本以利民徃々爭水灌田聚殺譟詞株染動以百十數彼其始徒以利心相隙險衷相傾遂至親

戚為仇鄉黨成敵若是者豈獨小人為然哉由是言之則是湖雖幸見賞于余恐終不免辱于土人後人且益誚余愚也詩凡三首併刻于湖上寺中

選詩序

孫慎行

詩所謂興觀羣怨者要以事父事君而餘乃及多識若後世人言詩專以多識先而君父則缺矣即于興觀羣怨茫無歸著竹林諸賢不可興者也其興者清言寄傲逃禍之藪也建安才人不可羣者也其羣者飛文馳議私門之植也胡笳獨造不可哀者也其哀者偷生忘義

胡婦之音也六朝綺富不可觀者也其觀者哇靡沿習  
優曲之觴也是于君父大義直毀垣揖盜不已而又何  
贊流教化之為是道也太宗既弗蒐之正之高中益煽  
而揚之子昂名為復古一振乃振于調格非振于義理  
也為周作賦甚已古今所宗獨李杜人第知才高百代  
衣被詞人而不知其君父大義焯如也子美一飯不忘  
君人猶知之而太白以詩為諫烏棲曲清平調蘓臺越  
中作真所謂咏歌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嗟  
歎之者也自是繼起者無不以宗大約一身之窮通其

闕涉其興味猶淺渺而世道之衰離厄會追古悼今者  
波瀾橫于江漢節概挺于峰劍聲韻淒于金石點綴窮  
于繡錯此不蹈彼今不借昔皆要于極態而止為非是道  
也不在其選夫千古此君父則千古此義理若激之弗  
動便如無孔之錐安用硜之況有邈焉胡越不卹宗周  
又烏取夫嗥音裊喙者也蓋自武常之朝大泄越之而  
諸季益凌夷即如維如光曦才美者尚拓落不齒非傑  
者不能自拔已嘗以四種衷裁之如太白歌曲七言古風  
有迫狹一世之心是之為可興樂天新樂府極鋪陳百

年之變是之為可觀子美北征秋興收京歷艱難而無訛誹是之為可怨太白宮中行樂詞閨情詩寫深致而無艷泆是之為可羣諸類是者若谷藏山峙不可量也第為之舉其凡又嘗以人格表裁之曲江昌黎東野次山遠夫襄陽大義為可興隨州賓客柳州浪仙玉川清殺為可怨襲美微之義山仲初文昌樊川鋪陳為可觀其可羣者集中多有之即諸類是者亦明珠翠羽間雜不可域也第為之舉其凡他一二篇見竒見錄者不可窮也所謂海錯山珍適口而止其凡為可舉為北海睢

陽魯公表聖大節有一代人倫恨不多見其詩也夫論詩之作多識本興觀羣怨資也觀其名便深維其性情與品類而比興隨生作者所最用力也楚騷極命椒蘭桂芷蛇螭鸞皇比興要念、在君國而無他之故為風雅之遺若諸家從風雅起義不第以楚騷起格自李杜而外則昌黎次山今未見也諸家故未有楚騷之才而未嘗不有楚騷之心其聲冽其志潔其致雅其思沉並彬彬善用于多識之資于君父間者大多楚騷流派無治世之風昌黎所謂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殺要渺懽

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也世觀者將病我不貴彼之華美而貴此之黜淡也予蓋安吾初服而不以易為

尹于皇詩序

李維楨

自詩能窮人之說興而無巖穴處士之行長貧賤者託焉以為詩必窮而後工則唐虞之喜起商周之雅頌寧窮士作耶蓋才有待以興亦有助以長槁項衡門耳目所覩記胸懷所營綜期不越旦暮地不越尋丈幽仄枯寂糾約壹鬱即有結撰不勝寒儉之態豈其才不若人其居使之然也余所雅游尹于皇氏者為中丞公冢子

自舞象之歲而詞鋒穎銳後先督學使者無不置高等所至王侯卿相分庭抗禮授簡乞言謂于皇窮士不可然年逾壯矣名不登賢能書黃口小兒能誦村學究語田舍翁不識一丁行金錢貴人曳青衿游鄉校于皇乃與比肩為伍天步多艱國是淆亂中丞公切靡盬之憂即于皇詎能晏然無介于懷謂于皇非窮士亦不可于皇屏紈綺之好而薄公車之枝游思竹素準則先民嘗從中丞公事四方異書必購異人必造異境必詣異事必覈聞聲思附同方合志故其詩祖三百宗漢魏與庶

六朝三唐博于庀蓄而嚴于師匠景有所值事有所感  
情有所會必寓之詩觀其所為旃檀齋稿者體有九卷  
有十言殆近萬京都宮闕之鉅麗大地河山之靈秀衣  
冠玉帛之雍容邊塞兵戎之悲壯鴻生學士之間雅逸  
民獨行之修潔忠臣貞女之勁挺俠客酒人之慷慨羈  
放棄婦之悽惻無不具足無不肖像藻綺者不墮浮誇  
淡泊者不窘邊幅軒豁者不失麤豪竒崛者不乖典則  
神與境合氣從意暢彼其外至之物絡繹輻輳使人應  
接不暇而皆受命于寸管操縱陶冶出之如一手可以

採太史可以歌太師以稱大方矣設于皇而窮仰面者  
屋梁腐毫斷髭蛙蚓之聲不離泥滓安所益其智慧發  
其興況得此佳言如玉屑乎余故于皇而信詩之不  
必以窮工也于皇不以其所窮自隘不以其所不窮自  
侈詘于一時而伸于千秋顧未有才如于皇而終人下  
者尹氏之先有吉甫其風肆好其詩孔碩而後裔不克  
紹以世卿取譏春秋于皇勉之哉他日嗣中丞起家顯  
庸清風穆如濟美吉甫詩能窮人乎令衆人嘆服一雪  
此言耳

徐文長詩選題辭

余與朱少欽邵世忠羅一甫同館數稱其郡人徐文長才時已坐大辟錮獄中丐人蕭君遍為比部郎卹刑兩淞屬予解之三君誦其四六書疏及二三詩篇卒有致後全集出殊不然而袁中郎晚好之盛為題品天下方宗鄉中郎羣然推許大雅之士謂中郎逐嗅嗜痂不可為訓夫詩文自有正法自有至境情理事物孰有不經古人道而取古人所不屑道高自標幟多見其不知量也昔顏延年薄湯惠休詩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如文長集中疵句累字誤人不少爾東薛千仞奮曰文長佳者自有奈何以瑕掩瑜遂作笑柄選其瑜者以傳在文長為忠臣在中郎為益友矣文長曾居李文定先生幕下不合而去獄中有謝文定啓云三自反而以忠又何難于禽獸七縱擒而必獲終信服乎蠻夷今集不載嫌其太詘諱之也千仞用意忠厚類此且欲以此例選沈句章詩、道交道庶其中興乎

唐叔達詩序

王衡

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人問子



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也浮沉里閭中  
舌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為迂惟固里二三博雅君  
子盛相椎服以為叔達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  
癸巳余從家君至京師叔達偕為爾時士氣猶發舒投  
匭言利病者紛然叔達為私議某得某失具言其始終  
沿革之故胷中若有成案者時東西構兵萬里外羽書  
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當是某喜事某害成或兵  
失將意或兩將不相得已而果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  
叔達曰吾觀古人某時某事類此吾竊意之耳居常笑

張空拳開橫口者如木騶泥龍不適于用酒酣氣振往  
來將鬚大言曰使吾而得志其為李文饒乎余默不應  
他人則啞然笑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肝膽與  
之倘遇紛難陰為控解甚力而面揭其短使痛自懲人  
多不堪至有覆見怨者家葑田百畝與寡姪寡妹共有  
好貸與居京師兩年盡修脯濟貧交遂洗手歸鋤舍後  
數畦地剪韭種菘苟自給而已余嘗規之君子為人為  
已當亦有緩急交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  
然終不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耻為腴詞每不

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繽紛老法澹宕今  
今不能及也間以方寸覆瓿紙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  
而擊節多以他語亂之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  
塵矣頃余友玉岡伯拉與北來搜其遺詩刻成帙余始  
得而讀之五言古高閑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言  
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精神五七言律出入王右丞劉  
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不束縛格律要之  
無粉澤酸醞氣嗟乎今天下詞壇書棟百倍往昔大能  
市勢小亦逐貧頗有清真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

知今天下文章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  
必不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為名即以此相天下士  
皆如此矣部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譽不彰朋  
友之過也為之叙述梗槩于卷尾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程嘉燧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已泛愛才力敏給  
徃々不自貴重余咎力篤志類於矜慎而中不能無意  
于名頃長蘅屢躓而智益恬貌益腴若能囂然遺世以  
遊故不自知其所得日以臻妙嘗造雲樓留連湖上其

繪畫為好事所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于他所如  
觀古名畫心若不能得之至于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  
盡見如夜遊臯亭龍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諷雖同  
時老成皆以為不逮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余嘗歎息斯言曩歲閩中宋穀比玉見余詩于客坐  
遂相求于數千里外歷數年而始相識其躋如是因每  
與長蘅兄弟及正叔輩相對竊歎以為吾儕雖不逮古人  
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于時願其緣情擬物曠時日而  
後心神亦以多矣及今畧不相示使生同時居同里

所為同聲同好之人邈若異域徒令後人有不同時之  
歎不其惜歟余又觀古人流傳之文多收拾于零落散  
亡之餘而其為標序皆數言而定蓋物之美者不掩而  
論以久而自合物理固然達人之意方以愛詩愛畫為  
一病其傳與不傳皆無足論也余自楚歸舟行無聊追  
記生平舊詩八百篇絕不以示人雖長蘅丐錄一通余  
猶縮胸不肯出然當酒酣淋漓新知在前則又不覺手  
舞口諷纏綿中夜不能已蓋其事惟可與知者道可一  
笑也甲寅孟夏將游廣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為黃

山之游且令予序其近詩是歲中秋比玉由白下來同  
觀月金焦信宿江寺鼓琴嘯樹或過夜分偶憶長蘅臨  
分之言姑不暇序其詩而聊序予兩人之意如此

唐叔達詠物詩序

程嘉燧

壬子冬叔達戲為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歎以為絕  
倫來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押而語益豪叔  
達為人志大而論高乎居意思豁然猶好古人奇節偉  
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之畧當其討論成敗興亡之故  
神氣揚々若身在其間至于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

輒掩卷棄去益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  
書武昌聞予好讀荀卿之書遙相謂曰吾與君老矣無  
所用于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言以養生以全其  
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郁然時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  
罕至益賢々然一野人矣雖相對竟日而偃仰靜嘿蕭  
然萬物無矣摟其慮至于偶然游戲之作一何其健而  
富率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思  
致颺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跡窈眇浩汗  
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詎非雄俊奇崛之

明文海  
卷之百六十一  
三五  
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為詠奇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  
深潛而山海光怪靈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  
少所為詩文皆氣骨高妙似有<sub>其</sub>為人然無意傳于時獨  
前後咏物七言近體詩幾于排諧滑稽之作為好事所  
傳寫刻成總一百有<sub>四</sub>篇斯亦可謂盛矣余姑叙其大  
畧俾後之覽者知其無意為文非特詞人之雄也

松寥詩引 程嘉燧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太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  
閣云余乙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中與湛公譚詩

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於江山九月最佳子能  
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  
詩于壁云寺外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  
處窓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  
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  
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為諸生時客閣喜  
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留二十日  
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為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  
矣丁巳臥病虞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

別之西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々堂宇間寂低回  
西廊階除間啞々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為棲然舊年刻  
詩二卷取九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  
晚遇禪老故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  
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  
失聲因追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偈庵書

李宋倡和詩序 程嘉燧

去年秋余至南都訪比玉李翁沮脩一見歡于平生因  
邀余遊龍泉山余時不能從九日遂作詩見懷及讀其

山居諸詩令人條然有拔俗之想今年秋沮脩將合刻  
其前後和韻往復五七言雜體若干篇名曰李宋倡和  
詩而屬余為序方余在上黨客有叙程宋倡和集板行  
于南都數年矣比玉少以才名豪于閩中其胸次恢疎  
廓落飲酒終夕不醉當興酣耳熱落筆如風雨至數千  
言不能休嘗在客坐見予詩輒相求於數千里外此薄  
遊吳越及留南雍十餘年其名章秀句醉瀋殘墨流散  
人間往々編于僧窓邸壁雖時為高人鉅公所賞嘆而  
一再試皆擯于主司淪落不偶故其詩沈洋淋漓多山

巔水涯蕭散娛嬉之詞以余蹇拙而顯頽寒餓間為謬  
次之音大抵發於羈旅草野其為窮人倡和之詩宜也  
今李翁家世鼎貴子姓皆已後先成進士身膺簪紱之  
貴而家有封邑之奉所謂王公大人志得意滿者乃能  
字櫛句比尋聲赴節以與寒士角至于層次疊發連篇  
累牘此又何也沮脩嘗師事至人以希長生久視之道  
方遺斥萬物以養神思與造物者遊而比玉頃年益恬  
然浮沈儕俗忘懷德失其心無毫髮坎壈不遇之嘆此  
其氣浩然皆出于勢利酣豢潦倒窮厄之外故其文章

聲氣不俟均節而自合譬則出塵之鶴在陰之和琅然  
高徹雲漢後之誦其詩想見其人恍如揖司馬子微李  
太白之流于千載之上必有徬徨欣慕而尚友之者夫  
豈徒尋常文士唱酬之什若候蟲時鳥之所能鬻鬻哉  
近世朋友道缺士氣不振比玉才氣空海內與人交出  
肺肝雖處窮厄而未嘗以詞色徇人在吳獨善余與李  
長蘅其居南都唯沮脩尤善遇之雖少為先太守公門  
下所取士有通家之故而二子之交契非以此也丙寅  
冬比玉還閩展墓吳中訛傳宋病且死沮脩倉皇寤寐

形至誠矢將經紀其家相與收其遺文庶幾猶有古人生死不相負之意崇禎戊辰冬吳下友人程嘉燧書

書程孟陽詩後

孟陽少喜為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摹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冠即棄去經生之學而一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詣至蘓長公往々或數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竝鶩者比壯且哀其為七言近体以清切深穩為主蓋得之劉

隨州為多若曰杜之雄渾逸宕當令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肖于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或去之遠也家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南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為親踈性又嗜古書畫即非力所及一經于目能為人具言其所以妙顧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為人者要與之俱未嘗不從也然足跡所至僅北踰汴渡河至潞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于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為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頃刻誦數十篇無倦色當其



在潞也乃肯彙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還寄其所  
知予得而讀之所師法不必同、歸于自得而已近世  
之論非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苟為新異抉摘句  
字為悟解如是而已昔予嘗聞長者之論凡為詩若文  
貴在能識真耳苟真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竒道一而  
已矣唐之詩人固多卓然名<sub>家</sub>而尤以李杜並稱一或較  
其優劣輒貽譏于不自量以此知昌黎非獨高文雖其  
詩間或過于豪放亦不當輕議之也彼有所自得為耳  
若北宋諸作者通經學古皆可謂言語妙天下至所自

得于詩亦豈尋常之瑣瑣所可幾及而世乃目之為靡  
為卑不知其所謂卑且靡者何等也屈原變詩為騷自  
自我作古而或者猶執九歌九章以訾卜居漁父彼不  
知也曷足怪乎譬之味烏如其衆口同嗜即伯牙之調  
也譬之藥烏如其百疾俱療即盧扁之劑也假令庸醫  
處方族庖挾匕而曰我伯牙我盧扁也將嘔噦僵仆日  
相尋焉尚何望于適口却疾哉如孟陽之詩叔達論之  
詳矣而書來亦屬以一言子以為可無贅也則書其自  
少至今相與共通此道者以塞其請且以示兩家子弟

苟有志焉求之于是編有餘師矣

沈雨若詩草序

李流芳

去年中秋待月于西湖因流連兩山間至紅葉落而還雨若後余至而先余去在湖上不數日又初病起扶杖蹶躄而行然兩高三竺諸名勝無幽不探無竒不咏日得詩數十篇余遊跡所至不能道一字僅題畫走筆數篇而已見雨若之詩畏其多而服其工不敢出而示之雨若乃欲余序其詩余又何敢哉猶憶與雨若看潮六和塔下酒後並肩輿而行於虎跑山間相與論詩甚洽

雨若似以余為知詩者雖然余不知詩而能知詩人之情夫詩人之情憂悲喜樂無異于俗而去俗甚遠何也俗人之情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懷獨往耿々向常人若不盡吾知雨若之于情深矣夫詩者無可柰何之物也長言之不足從而咏歌嗟歎之知其所以之而不可既也故調御而出之而音節生焉若導之使言而實制之使不得盡言也非不欲盡不能盡也故曰無可柰何也然則人之于詩而必求其盡亦非知詩者也余嘗愛昔人鍾情吾輩之語以為不及情

之於忘情似之而非者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為  
而後可以至于忘則非不及情者能近之而唯鍾情者  
能近之也由此言之兩若其將有進於詩者乎請以此  
質之

蔬齋詩序 李流芳

愚公蔬齋詩凡三刻矣余嘗為序其二集別二年而愚  
公之詩復滿篋中出以示余其格益工益能達其所欲  
言者余曰子之為此將以為名乎抑有不得已于是者  
乎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白樂天詩成欲使老

婢讀之皆能通其意兩人用心不同其于以求工一也  
然余嘗有疑焉以為詩之為道本于性情不得已而咏  
歌嗟嘆以出之非以求喻于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驚  
抑而平之而使人通豈復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  
性情與人々之性情非有二也人々之所欲達而達之  
則必通人々之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則必驚亦  
非有二也然則求工于詩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詩  
之傳也久而且多凡為詩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諸紙上  
之詩掇拾餽釘而為之而詩之亡也久矣愚公有詩之

性情者也生于山水之鄉有園廬僕妾舟車琴酒書畫  
玩好之具可以為樂而終日袖手而哦其樂之殆似有  
過于他好者此必以為性情之物不得已而出之而非  
徒求工以為名高者也其可以語于此乎愚公有所幸  
姬人好畫能詩愚公自序其集行之夫愚公又能以其  
所好者喻諸其人斯亦性情之效也已

香樹集序

唐時升

婁東李君伊土方習博士之業數過膠城求其同志者  
余以為欲相砥礪以進趣之事嘗與之語則有烟霞泉

石之氣出其所為詩一編曰香樹集而屬予為之序余  
讀之終篇清真瀟灑絕無世俗雕績靡麗之詞夫詩言  
志之所發咏歌之嗟歎之而已雖其杼軸于懷也上  
出層雲下入重淵遠者在九州之外異者在五經之表  
自朝廟典章及里巷游談閨房晏語莫不覃精竭慮以  
取之及其有會于心而出之成文者不過言其志之所在  
而已至于其得失工拙之不相及則其材為之譬諸草  
木彼春而華此冬而榮或瀰漫于山谷照耀雲日或掩  
映于櫺檻斐亶風露則賦性之異受命之不齊也而莫

不有天然之致若裁以綺綵飾以丹鉛不可同日語矣  
今伊土之詩已遵作者之途膏其車秣其馬何所不至  
而余又有以語伊土者夫唐世之為詩即其士人進趨  
之路也人主以爵位收之王公大人先達者以名譽扶  
掖之猶有窮不遇者今世之詩何異刺繡于文身之國  
執御于舟居之鄉安所用之砒、從事于此得無非計  
乎夫封殖草木之根雨露潤之土膏壅之而不揚其華  
數年之後發為菁藻必當有異于前伊土且降心為訓  
詰之業取世資以養其親更十年而為詩則其胷中之

所藏與耳目之所閱歷者益多皆可咏歌嗟嘆以益發  
其詩之光燄如高遠夫五十為詩名滿天下未為晚也  
伊土以為然否

唐正叔詩稿序

唐時升

唐正叔有黼黻之性方結髮時所為制義已布遠近君  
看目媚好氣宇脩然軒、霞舉無不屬目相人者云法  
當大貴推其生年月日時亦云與相合後自鄉薦至對  
大廷當無一人居其先者既連不得志于有司所與游  
者猶稱其言當驗之今強壯之年已過矣而翹然自負

之意不衰然其懽愉悵悵感憤無聊之思有非俳偶訓  
詁之文所能發舒於是溢而為詩歌舉以示余夫心之  
精微出而為言、有工拙則係於其材而言其所欲言  
者則一也唯制義之文則非言其所欲言而求彷彿于  
古人之所當言與所未言者工者不過優孟之似叔敖  
拙者則捧心學步而已此真壯夫所不為而正叔沒溺于  
其間數十年雖為遠近所羨慕而其自負之氣未能發  
舒其十一於此也夫詩能窮人今之世雖日光玉潔快  
字凌紙不能取魁介以信術者之言但于此可以自見

其黼黻之性而其得失又不取決于有司之好惡士之  
不遇固宜託為以娛其暮年者也正叔才氣尚王思如  
涌泉願輟其俳偶訓詁之力勉承千秋之業既以自娛  
又時、以示余、亦待之以娛老焉于是題其端

王辰玉紀遊詩序

唐時升

王辰玉先有紀游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  
自浙江北至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麗江湖  
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而懽愉惻  
愴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

蓋余足跡之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己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吾之于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况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于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景會

心取次有未盡

頃復一

卷一

至

有以相中

牙

鐘夕默

# 明文海簡遠堂近詩序

楚志

楚志 黃宗義 迥而已

##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 序六十一

#### 詩集

####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托意本自孤迥予為刺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

蓋余足跡之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己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吾之于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况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于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景會心輒欲有述懶復自廢今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烟野燒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

海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六十一

詩集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托意本自孤迥予為刺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為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况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



而免于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  
併耳詩清物也其体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  
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淡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  
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  
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  
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  
蠅為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  
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  
耳目形骸為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此興

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予而習昵則違心意  
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踈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  
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  
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于忌  
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  
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  
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  
勃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  
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自信人所指摘

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問山亭詩序

鍾惺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為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為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于鱗也豈復有于鱗哉勢有

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竒石公惡世之羣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為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竒情孤詣絕才異骨所為詩有蹈險經竒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蘊藉頓挫沈着出沒變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為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為季木者而以為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韋蘓州者也亦烏在其為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為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為

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馭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為詩者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馭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為濟南首難者

種雪園詩選序

鍾惺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于天下之莫已知而姑求<sup>知</sup>于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于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

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壬子後始能為孟和始能為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為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為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舍金石草木而為藥可乎雖然

持大藥與人；不識之金石草木粲然列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為富有日新其力必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和寧為此不為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己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荅孟和問予：亦不能荅

潘穉公詩序 鍾惺

予乙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穉恭相見於廣陵又

過真州訪之于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未嘗不序人詩也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脉情深究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踧躅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

其有北地信陽厯下公安之日而諸君子恋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爱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警人傳之或遂為口寔元長之論是也煩穉恭語元長請為削此竟陵之名與迹予序子詩以報子穉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穉恭生新安居于真州真州為燕齊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于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昏如歸不患于酌倡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于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于聞見之不

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于意興之不酣而穉恭以少年竒逸發轂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有交資穉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穉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跡默遊于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今之嘉樹林則穉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州也橫山杜則穉恭之橫山杜不曰新安真州也燕遊草則穉恭之燕遊草不曰新

安真州也予以一帙從穉茶後請告元長為削去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之焉穉茶許諾

徐元歎浪齋新舊詩序 鍾惺

惺論詩人罪其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不可而吾必以為不可斯之謂苛夫詩之所不可而吾以必為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怨于已而無損于人惺雖愚不為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為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

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字亦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亦何讎于元歎而畫之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序元歎嘯樹編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為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

而後寬也其故可思也

詩歸序 鍾惺

選古人詩而曰詩歸非古人之詩而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

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儂者也則

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  
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為古人則又向之極膚  
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  
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而第求  
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  
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  
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  
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  
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

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  
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衆之見  
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  
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為之一易而茫無所  
止者其故何也正我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  
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潘無隱集序

鍾惺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  
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



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言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者寧

有所不言甘為冷為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交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為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

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  
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予  
予之教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  
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  
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  
水汨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嘆曰先生將移我情  
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  
為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適然  
使之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

以友夏為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為海水  
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友夏也非冷不可近  
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真自達于古人者也  
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  
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  
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  
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之佳之中者也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

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性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  
文人為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  
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  
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  
為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  
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  
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閤然不使世知其  
為詩者今讀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声元氣而足以服  
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為名無損益于詩而盛名之下能

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見詩出而  
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為詩之所  
止彼闡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  
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  
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為  
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閤有董崇相先生者  
其人朴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為詩似其為人非惟  
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  
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于同能而兼長者

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御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為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為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為之深省內愧焉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操縵草

譚元春

予年十六學為詩初無師承亦不知聲病但家有文選

本利其無四聲韻可出入竊取而擬之殆徧其法止如其詩題與其長短之數起止之節而易其辭亦自以為擬古也越三年始有教之為近體者是時亦粗知詩意有問予擬古詩十九首及韋孟以下諸詩者則面發赤後數年又稍進并陸士衡之擬古江文通之代擬諸作私心亦有所不愜則遂泛焉回翔于古詩近體之間蓋未有專力至于今愧之而要其猶知此中升降執筆運思輒有一二字近古者則亦十六時刻畫殆徧暗為我根株也然而力不專者過也予入豫章萬子茂先

陳子士業皆言熊子伯甘長于樂府五言古已而伯甘  
來把其詩則樂府五言古十之六合諸體十之四帙中  
分數多寡已可喜觀其樂府樂府以被管絃為功今未  
知何如也不如取其離者如五祀牧童敲蓮子夜之屬  
則離者也離而奇者也觀其五言古蒼以澹深以淳比  
興猶存胎骨渾然吾知其用心吸其氣而上不搖其波  
而使下古詩手也無不合也吾尤喜其合而離合而離  
豈貌為合者乎觀其諸體離即之間也而其離亦從其  
樂府五言古而來者也庸何病乎予因而問伯甘伯甘

曰書無不閱者也惟不受閱近代文集耳嗚呼得之矣  
詩之衰也衰于讀近代之集苦多而作古體之詩苦少  
也近代之集勢處于必降而吾以心目受其宋浴寧有  
升者子之不閱誠是也予嘗恨古今為詩之限何以不  
訖古體而止有律焉雕之囚之又從而減其句之半以  
絕之甚矣其不古也人生竭歲時忘昏旦以求之精力  
銷隕于是而反以古詩為餘其不知甚者乃及反以古詩  
為易大郊廟小田野將無真聲之可存吾雖衰尚願從  
伯甘而究之不敢忘讀文選時也

謝于楚歷由草引 袁宏道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僥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紉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踈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緡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朝廢饗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歛再于

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竒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適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嗤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子深山是予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硯余亦從

此改業焉

陶孝若枕中藝引 袁宏道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于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于李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于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声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水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

思婦有愈于李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々快于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是是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蔡不瑕詩序 素中道

詩以三唐為的舍唐人而別李詩皆外道也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若維若頌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逼抑不得出而僅々矜其殼率以為必不可踰越其後漫成格

套真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于俚矣僕束髮即知學詩即不喜為近代七子詩然破胆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朴鄙處未免遠離于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二語合者昔我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尚未也自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蓋浸淫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掩其美皆過矣近姪子祈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

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矜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要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要收之景如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篋齋谷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清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為詩妍妙春融不瑕年甚少即未窮其變化已自具詩人丰骨山中清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合而離之而復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



解脫集二序 江盈科

中郎還自武林示余解脫集凡二卷皆諸体詩也余為序而傳之無何君渡江僑寓真州郵致後二卷示余則其浪遊時所撰山水記與夫朋儕往復諸尺牘云余每讀一章未嘗不欣然頽解甚或跳躍叫嘯不自持噫甚矣中郎言語妙天下也夫近代文人紀遊之作無論千數大抵叙述山川雲水亭榭草木古蹟而已若志乘然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動靜之性無不描畫如生譬之寫照他人貌皮膚君貌神情若夫尺牘一言一字

皆心所欲言信筆直書種：入妙余觀李陵荅蘇武一書悲憤激烈千載而下讀之尚為扼腕衽中散絕交書寫成懶慢箕踞之態至今如見其人蓋其情真而境實揭肺肝示人：之見之無不感動中郎諸牘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總之自真情實境流出與嵇李下筆異世同符就中間有往復交駁之牘機鋒迅疾議論朗徹排擊當世能言之士即號為辨博者一當其鋒無披靡斯已奇矣要之有中郎之膽有中郎之識又有中郎之才而後能為此超世絕塵之文不然傍他人門戶拾其

唾餘擬古愈肖去古愈遠其視中郎何啻千里

解脫集引江盈科

中郎以病解官：解而病亦解于是浪跡西溯新安諸山水間凡數月還遇姑蘓余晤君江上奚囊所貯詩凡若干首自題曰解脫集余愛之不忍去自因為序而傳之序曰夫人受才不同故形諸題咏亦各自別譬彼蚕絲黃白抽于腹而繭象焉若乃會稽野繭從江淹集璧魚化出練而為絲輒成異錦此造化偶然靈幻所致豈出自桑婦之手可同日道者余觀古工詩之家其大較

三有正有奇有奇之奇唐杜工部詩該博典核包彙萬有兩鍛鍊之極往：吐語驚人譬如石季倫觴客俎饅餽校水陸備陳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此夫正而兼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用書不必如杜之富而超脫妙絕飄：欲仙冷然如列子御風而行此夫專以奇勝者也至于長吉則事不必古人有語不必世人解嘔心造句突兀怪特如海天蜃市瓊樓玉宇人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滅若沒莫可端倪此夫不名為正不名為奇直奇之奇者乎蓋有唐三百年

異才一人而已中郎為詩最恥臨摹其于長吉非必有  
心學之第余觀其突兀怪特之處不可謂非今之長吉  
自君詩出而善悟者乃知才子肝腸各有真詩亦如春  
蚕腹中各、有絲無待假借要之君才畢竟若會稽之  
蘭從造化靈幻變出是謂世間一種最奇之奇而習于  
詩套者或不盡厭君作以為非古嗚呼牛鬼蛇神長吉  
不免後世之口何況君為然而長吉終不失為唐三百  
年一人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此論詩之際也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舫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  
樂譎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烟消美人黃土而錦  
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  
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  
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  
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于名理才敏妙嫻  
于詞賦第一行作吏都成廢閣間或觸景起興感事攄  
辭有所題咏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  
公稍、裒次付諸梓問題于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

佞嘗詣吳署謁君、指此水驕予曰是錦帆涇也吳王  
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鞅掌  
簿書浪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嘆曰同一錦帆涇耳當  
吳王之時滿舡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  
紅妹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  
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樂頓異  
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為無盡操有窮  
之具進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  
詩詞暨稊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撫

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字、無不欲飛真令  
入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後伯業而無盡者此水乎  
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  
業未涯矣乃錦帆獨托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  
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為君捧硯而令撥藻見奇有如是  
耶余所蒞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焉刑名簿書  
不能有所題咏撰著俾此洲托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  
不逮茲涇遠矣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筆安在不  
佞無辭置對矣

敝篋集引 江盈科

古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者必曰初曰盛惟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爾夫性靈竅于心偶于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蝼螳蜂蠆皆足寄興不必唯鳩鵲虞矣腕能運心即諧詞譁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為沾、蓋中郎嘗與余方舟汎蠡澤適案上有唐詩一帙指謂余曰唐人之

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即工乎然句、字、拾人釘、離筆研已似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摸擬者所從來異乎夫茄瓜梨棗之初登于市也一錢一顆人爭食焉而可于口越歲之熏豚腊兔一錢一簋坐客投筋而不肯下蓋新者見嗜舊者見厭物之恒理惟詩亦然新則人爭嗜之舊則人爭厭之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摸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斯以觀詩期于自性靈出爾又何必唐何必

初與盛之為沾：哉中郎論詩之槩若此君卅角時已能詩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君乃自嘆曰奈何不自為詩而唐之為故居恒題咏輒廢置不錄及其令吳二年移病乞歸友人方子公為檢其圖書付行李從敝篋中得君詩一編讀而旨于曰曰異哉有物若是而以供蠹魚其不盡充蠹魚腹也其有物獲之與于是稍哀次付諸梓題曰敝篋集夫豐下之桐至音出焉則中郎茲集之謂矣

桃花洞天草引 江盈科

桃花洞天圖書經所稱第三十六洞天外別一洞天也不佞家于洞天蓋淡然無慕于世而偶與吾構在囂繁之中則時：憶洞天之景可縷迷云方夫春風煽和溪水乍綠仙苑爛熳蒸為紅霞流為落英而不佞與蘊正諸君泛輕舫白馬浪光之間底幾遇所謂問津漁郎者與問答焉逮夏而梅溪之濱綠蘿之許青莎千頃翠竹萬年年文禽戲而上下黃鳥鳴而往來則相與披薰風坐綠陰陶：然忘其日之如年也至秋而漳江潯陽兩岸相映皎月東出澄波含璧俯仰乾坤湛然玉壺而吾儕

乃拍肩執手坐月中調瑤琴吹洞簫往興發兩夜不寐未幾朔風告寒萬卉凋謝而或黃雲黯淡瓊花四飛此中諸山玲瓏一水凝碧則又相與着綈袍扶筇杖出郭遨遊問酒家所在而買醉壓寒浩歎歸來然則洞天之景四序流易吾人乘而行樂與景俱適何非逍遙婆娑時歟顧自分屈首受書不能如瞿黃諸君游于無言之境時以其天趣所會發為文辭誠不自知工與不工而就今筵筍所貯要不可謂非洞天中來也扶挾洞天之秘直將遺世獨立羽化登仙而乃以爻者當之得

無令瞿黃諸君掩口笑乎然要于各適其適則不佞與諸君甘之矣蘇王別有集茲際及之以著一時相聚之雅云爾





